

金瓶梅里的信息战

闫晗

《金瓶梅》里,当潘金莲的叉竿落到西门大官人的头上,电光火石之间二人的历史性邂逅发生之后,目睹了整个事件的王婆敏锐地从中嗅到了商机:从此棺材本不用愁了。她不动声色地回去烧茶,料定西门庆会上门打听。

信息就是生产力,那会儿没有百度和谷歌,王婆就是最实用的数据库兼搜索引擎,一张口就是一本八卦杂志,不仅能提供小娘子最全面的百度百科信息,更捆绑销售泡妞全攻略:装备——“潘驴邓小闲”,步骤——“十分光”。

小潘沿着王婆的预期路线一步步走向更狭窄的所在,一分、两分、三分、四分她都没有逃脱,而西门庆一旦感到这“光”已有了十分,事情就没有了后退的可能,该发生的全都得发生。经此一战,王婆的收获是:得了十几两银子,做道具用的“一匹蓝绸、一匹白绸、一匹白绢,十两好绵”西门庆不可能要回去,自然也归了她老人家。

被美女勾了魂,如此辗转反侧、抓耳挠腮、言听计从,在西门庆的泡妞生涯中只此一次,花费的银两与心思也是最多的。

多年后的情场老手西门庆回忆起这段青涩的菜鸟时光,一定恨自己定力不够、眼皮太浅,付出的代价过高——成为毒死武大的同谋,一段时间内活在武松的阴影之下。

那之后再泡别人的老婆,成本越来越低,宋惠莲、王六儿、贲四嫂……不过一匹蓝缎、一点首饰香茶就能打发,而且她们老公也都相安无事不必非得去死。弄出人命总归是有罪恶感的,并不好玩,也更费银两。东窗事发时怎样避免大难临头?得从衙门里买来信息,再大面积行贿才行。所幸武松来寻仇时,《金瓶梅》里安排李外传替西门庆赔上一条命,就让危险的武松被抓流放了。

王婆这样天降横财的大买卖只有一次,作为专业皮条客,她懂得利用欲望,却不懂“我利多而客利少则

客不久”的道理,您从客户那里压榨得过多,自然难拉到回头客。后面的几次做媒就没她什么事儿了。王婆的最大竞争对手是阳谷县金牌媒人薛嫂。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跟薛嫂要介绍给西门庆的人选孟玉楼相比,小潘美貌的吸引力就大打折扣。孟玉楼“手里有一分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金钿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人高挑貌美气质佳……

姑娘们总想知道:怎样嫁给有钱人?美貌固然是资本,但很明显,自己就是有钱人显然更容易些。

薛嫂也带着求亲攻略前来——摆平孟玉楼前夫的姑妈杨姑娘,此事可成。在等孟玉楼出闺房,游戏进行到85%时,薛嫂瞅准了时机,直抒胸臆“我替你老人家说成这亲事,指望典两间房儿住哩”。西门庆的一大笔钱能不能顺利到手正到了关键时刻,自然有求必应。

西门庆也曾靠消息灵通有进项,一开始的副业放官吏债便是布下眼线知道谁急需借钱来发财,他的帮闲把兄弟们有时候也承担着信息中介的职能。但泡上了小潘、娶了孟玉楼之后,他的人生观发生了变化:原来还可以靠娶老婆发财!获得独家的信息是多么重要……

后来,西门庆开窍了,娶的第六个老婆李瓶儿是比孟玉楼更有钱的富婆,更是有了不输王婆的商业嗅觉,事业从此走上了康庄大道。

当亲家陈洪有难、女婿陈敬济上门投奔时,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凶险,派金牌行贿家丁来保前去京城打点,把名单上的“西门庆”大笔一挥改成“贾庆”,五百两银子买了一条命。又提早获知国家对卖盐政策的变化,预支了一批盐来卖,大赚一笔。

信息是金钱,是身家性命,在一个政策频繁变化,人事动荡的时代,没有什么比信息更值钱的了。

西门庆如果穿越到现在,依然会是成功人士,或成为大地产商,或是股市高手,总能发财的。

两棵树

程为本

我家门前的小河没有名字,但有各种各样的小鱼。捕捉河鱼的方法很多,而诱捕是一件极其惬意的事。剪一块方形白布,四个角上各系一根绳子,绑紧在铁制的洗脸盆上,又在白布中央挖出一个鸡蛋那么大的小洞——那是让小鱼钻进去的。盆里放进麦麸、油饼等作为诱饵。这就是一套捕鱼用的工具了,称作“鱼盆”。

捕鱼关键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

而翠鸟偏偏是这个环境的破坏者。它从高处一个俯冲杀进河里,就一定能衔起一条小鱼来,很少落空。我们称这种翠鸟为“打鱼翠”。据说世界上所有的翠鸟,都会捕鱼。

我设置的“鱼盆”周围,香饵让小鱼成群结队地从四面八方游了过来又准备钻到鱼盆里去的时候,翠鸟却飞了过来,它“扑通”一声,向鱼盆扑去,在衔起一条鱼的同时,也将所有的鱼群惊跑了。要想等到那些鱼群再次游过来的话,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打鱼翠会不辞辛劳,反复骚扰。这样,一个上午甚至一整天的时间就白白浪费掉了——打鱼翠撑饱了,我却空手而归。

打鱼翠是我的敌人,我对敌人一筹莫展!

事不过三,猛然间,我发现深潭旁边的木籽树为翠鸟提供了向下俯冲的高度,否则,翠鸟玩不出名堂来。我开始高兴起来,因为对付一棵木籽树要比对付一只打鱼翠容易多了。要想打败敌人,就必须砍掉这棵木籽树。我决定砍掉它。但是我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在父亲那里。

我不敢跟父亲说,只好央求母亲。母亲说她不能说,因为木籽树是公家的,捕鱼是个私活,父亲不会舍公而

求私的,还是换个地方捕鱼吧。我说,那里有个深潭子,鱼最多,我舍不得放弃那个好地方。母亲说,说了也没用,真要说还是你自己去说。我壮起胆量跟父亲解释一通后,说:应该砍掉那棵木籽树。父亲说,好吧,砍了它!

我以为父亲是不会答应的,没想到却回答得如此干脆,原来父亲也是自私的!

我又说,其实木籽树很美,夏有绿冠,绿荫似盖。秋有红叶,红如丹霞。冬有白籽,白若霜花……父亲说:管它呢,砍了就有鱼吃。

父亲真的很自私。别人都说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他却在我面前却露了马脚。

木籽树被砍掉了,倒下来压倒一大片庄稼。有的枝叶还伸到河水里去了。但我的愿望没有实现。父亲在刚刚砍去木籽树的地方,又栽上了一棵香樟。这一下我的处境更糟,为翠鸟提供俯冲的条件依然存在,我却失去了乘凉的地方,因为刚栽下的香樟,为了保证它的成活,所有细枝和叶片都被清除了。

我望着父亲,不敢问为什么会是这样。

好在别人向我说明了原委:那棵木籽树是早就打算砍掉的,而之所以一直没砍掉,是因为大伙儿劳作休息的时候要有个阴凉的地方。但是木籽树每年都生出许多毒毛虫来,让一些人皮肤过敏。如何既有歇息的好去处又不受毛虫之苦,大家觉得只有重载一棵别的什么树。大家一年又一年地盼望着村口的那棵香樟尽快长大,香樟是不生毒毛虫的。直到今年,大家觉得那棵香樟够够大的了,于是决定移栽,这样木籽树被砍除了。

我终于明白,我提出砍除木籽树的要求只是跟父亲的打算正好吻合罢了。



春之眼 石晓红摄

拐枣

李凤仙

拐枣在水果中,连歪瓜劣枣也算不上,它的果七拐八扭的,像晒干又浸了水的瘦蚯蚓。细看,褐黄得透亮饱满。小时候,初霜一降,小孩即猴急急地爬树摘拐枣,揪一截丢嘴里嚼。小孩边嚼边像大人巡视秋天的稻田那样看满树拐枣果,真好呀,满树拐枣能嚼好多个日子呢,整个冬天都是甜的。

老屋东头的那棵拐枣树,有两层楼高,至今还没小婴儿的腰粗。看上去是一棵,实际是同根三胞生。小时候,我和两个弟弟“各号一棵”,以自己的名字呼之。树比我小不了几岁,还没我们的胳膊粗。它四季褐着皮,删繁就简地生枝,主干丈把高的地方才抽稀拉的枝丫。

拐枣五月开始开花,花朵繁密得不像话,比苦楝花的声势都浩大,淡青微黄,朵小若碎,树上宛若堆金。拐枣花不急着结果子,花陆陆续续开到了七月,才算花期结束。拐枣花的香缩手缩脚,不像橘子花香得阔气,能引得大人小孩多望几眼,多赞叹几声。小孩在拐枣树下玩耍,风摇落细碎的花,落雪一样,飘了小孩一头一颈,小孩仰头欣喜地叫着。在孩子们的欢叫中,花落了,拐枣结果了。

拐枣一年年开花,结果,我们吃着拐枣的果长大,父母一年又一年老去。但拐枣树依然在屋侧,陪着父母静守流年。

去年四月的一天,阳光亮黄如蒲公英花瓣,风里裹着百花香。村里陆大伯背着手,闲步过来。父母不在家,我在门前拔芹菜,陆大伯的笑脸像门前水纹叠叠的河面上。问他笑什么,陆大伯说要讨两棵拐枣秧。我这才发现,拐枣自己把种子种在土里,发了十几棵苗。

陆大伯挖了两棵壮苗,有七八岁孩童高。“我拿回去栽,以后用拐枣泡酒喝。”

